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七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題跋

跋太極賦

唐宏詞之論傳于世者唯韓文公所試顏子不貳過
一首制舉之策載于史者唯劉蕡所對一篇皆非係
重輕於科目者也吾黃先生此賦其亦不以科目爲
輕重者乎天下學者家傳人誦而錢君復以隸古書
之以遺諸同志可謂知重矣

跋玉枕蘭亭帖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爲唐臨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盩本若玉枕本則河南始縮爲小體或謂率更亦嘗爲之宋景定間賈氏柄國凡蘭亭遺刻之在世者鮮不資其玩好此本後有右軍小像且題曰秋壑珍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

跋先世墓志

家君旣錄十世祖宣奉公以下三世墓志行狀壙記爲一編而識其後禕繼得淇水李公所纂恩陽府君

此銘謹附錄焉由宣奉公下一距府君凡二世自府君以上家譜闕逸世次不可考已謹按此志序云五季末其先自會稽徙家義烏而府君葬於鳳林鄉及考宣獻樓公鑰所纂丞相魯公文定公行狀亦云王氏五季避地居義烏之鳳林與李公所序合二公墓述可信不誣而六世祖朝奉公行狀謂其先濟南人靖康間始居義烏者豈以八世祖正議公嘗宦居濟南後復隨渡江而歸故云然歟至先大父石峽山長公序家譜又謂自李唐以來著籍於邑之鳳林豈所謂李唐蓋後唐歟傳聞異辭若是謹記于此庶幾春秋

傳疑之意焉

書友人解嘲後

君子守其在我者而已道之在我者吾能守其如此一定而不易也曰吾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富貴也於是物之自外至者舉不足以動吾心而奚暇斲人之知乎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又曰禮義之不愆何卹人之言殆是之謂也雖然詩所謂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者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者言天之終定也而或者以爲人衆能勝天人曷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爾古之君子不敢取必於

天而况斲知於人乎嗚呼是穢是糞雖有飢饉亦有豐年吾知樵菜而已豐凶非所知也因吾朱君解嘲有作輒書其後且以自警云

跋圮上進履圖

右張子房圮上進履圖按黃石公記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星色石者星質也而太史公班孟堅皆謂學者多言無鬼神如良所見老子子書亦異矣豈可謂非天平蓋真以黃石公爲鬼神也與昌黎韓子以桃源爲神仙何異哉眉山蘇公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是可以祛干糞之感矣

書段吉甫先生示甥詩後

夫詩之感人者非感之者之爲難乃不能不爲之感者爲難也是故發於情而形於言故曰詩情之所發誠則至焉誠之所至其言無不足以感人者惟夫能知其可感而有感奮發熱創而不能自己焉斯又不易能矣今觀段先生之詩所以示其甥者至情迫切溢乎言辭其甥聽君輒能感之而疾以瘳吾於是知詩之感人其効乃若是也昔有病疴者杜子美告之曰誦吾詩可治如其言而疾果愈其事豈與此適相類耶子美所告者常人其相感且若是矧先生於

君天倫之至者耶管子謂止怒莫若詩噫是豈止怒而已耶

跋顧次鳳先生書

宋永嘉顧次鳳先生論朋黨書一篇其五世孫元龍出以示禕嗚呼自昔朋黨之興君子小人之幸不幸不同而其爲國家之禍則一而已漢之朋黨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之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至於宋則自元祐而崇寧而紹興而慶元君子小人又迭爲勝負而其國家之敗亡未有不職此之故者也先生此書乃紹興間論秦趙黨事其言直

而厲辨而不計雖不明指其曲直而其曲直隱然自見是時先生沈淪下僚非有當言之責也油然發衷不能自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蓋是非之心夫人所同而仁人志士忠義之所激者然也嗚呼臧孫有後吾於元龍尚有望焉

跋至治鹵簿詩

至治鹵簿詩一首五十韻翰林直學士致政袁公所
作惟我國家禮樂之盛超軼前代當 太宗皇帝時
即已訪求郊祀之制 憲宗皇帝遂親祀于日月山
世祖皇帝始建廟堂 成宗皇帝肇祀郊丘 世宗

皇帝躬行裸享至 英宗皇帝乃備大駕鹵簿而儀
制於是聿新此袁公之詩所爲作也按漢應劭有漢
官鹵簿圖唐王象亦圖大駕鹵簿宋王欽若修鹵簿
記三卷宋綬增爲十卷後繁增爲三十三卷蓋鹵簿
者治世之鉅典華夏之偉觀故昔人將以鋪張其盛
必著之於圖載之於記而未有紀之以詩者以詩紀
鹵簿吾於袁公此作有徵焉讀其詩非特度制儀章
可以槩見而國家一代文明之象固煥然目睫間矣
嗚呼盛哉

書馬易之潁州歌後

王忠文公集卷十七
五
狀物寫景之工固詩家之極致而係於風化補於世治者尤作者之至言易之此詩益兼得之矣

書趙泰州平反記後

右趙泰州平反寃獄記處士遂昌鄭先生所纂按王昉以名家子被推擇從事淮東帥閩帥臣愛其材甚信用之昉性剛介頗與物忤人以故銜之者衆一日閩中張晏昉以膳夫翟甲修具不謹俾左右杖之者二時翟身已染疫越五日乃死楊州錄事判官石乙嘗以事銜昉構翟妻訴了官誣翟之死由昉踢傷其右脇繫昉鍛鍊使誣服具獄上大府知其寃而莫能

決乃以委泰州尹趙公讞之公考問左驗具得石擠陷昉狀得釋昉于獄以其罪罪石其誣證者四十餘人皆坐罪昉寃遂白凡記所述千餘言大要如此頃予留京師聞諸公間道昉寃事莫不爲之歎息繼聞其事白衆莫不多公之爲記稱非公儒者不及此其信然哉昔范文正公官廣德獄有寃輒抱具獄與上官抗必如其見乃已名節用是顯當世而其後遂大用今公爲泰州政績昭著非止昉一事然則文正之名節固人所望於公而亦公所以自任者歟公名儼字子威

跋宋景濂所藏師友帖

右待制柳公侍講黃公及吳立夫先生與其門人宋君景濂手帖景濂受業於吳先生最早繼乃登二公之門平日往來書牘殆不止此然即此三帖觀之師友之誼固藹然筆札間矣禕生也後不及事吳先生而幸嘗及柳公之門若黃公之門又護父游焉故於景濂雖無能爲役然竊有同門之好今柳公已不可復作而黃公方以索謝得請歸老于家適景濂以此三帖見示因識氏名于後庶幾自附於同門之列云

題南山圖後

休寧戴君庭芳生不及見其父而其父南山隱居之所釣游之遺境故存乃圖而著之蓋庶幾以時披攬若有所見焉耳然則可見者圖而所不可見者果圖所能盡乎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君豈有得於斯乎嗚呼雲烟卷舒草木榮悴圖之所著即境之所存也吾知使君以及君之子孫目擊心惟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者斯圖實其兆矣而徒翰墨之工而已乎

書堵無傲被誣事後

予友堵君無傲之被誣也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爲之嘆息焉嗟乎事有合於清議之所同者豈不以善

善惡惡出於人心之所同然乎初無傲以學行受知國王丞相至正戊子擢監修國史掾史王旣罷相遂以便養調補江浙行中書省掾吳人吳溥泉雅與無傲交偶以事銜無傲輒告無傲所自陳占籍不實且恃勢沮遏官府事時有辨章方信用無傲而浙西部使者與辨章有隙則遽取其告欲因無傲以中辨章無傲旣就考問即自誣服猶未快其意又鈎它事謂其實受賕而固未嘗有左驗也凡無傲被誣終始如此天台朱伯言號能文章故爲序述其事且反覆論辨甚悉然竊怪其於人之氏名皆諱不書或曰不書

之者所以忍之也夫春秋之法直書而善惡自見諱其人者非忍之蓋忌之也夫忌其人則不必述其事旣述其事矣又何忌之之有乎且伯言以謂述其事者嘆當時以非罪加有學行之人也予以爲有罪無罪其實在我我實無罪矣則夫一時之累我者果足爲我終身學行之累乎雖然世之有學行而以非罪廢者多矣固不特吾無傲也有若臨海陳敬初與無傲學行相上下後無傲擢掾一歲宰相用爲經筵檢討會宰相去位人疾其進爭以危言中之幾蹈禍不

測而御史有以私意惡之者因遂以爲言敬初之去也士大夫爲之歎息猶無傲之去伯言所謂惡傷其類是也抑予聞無傲就逮時其平日所往來皆畏避無敢往視歎揚敬和者薊丘人見無傲被誣不翅如已無傲旣誣服而貧無以爲贓敬和爲奔走假貸至癢寢食成疾故無傲賴之得免被苦楚蓋其人勇於爲義類乎古之卓行君子予嘗欲傳其平生行已未能也然則觀其所以爲無傲則善善惡惡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其果可厚誣也哉予因伯言所述旣爲無傲解且并道敬初敬和二人事以致吾意同志之

士尚亦有感於吾言矣乎

跋王丞相家藏劉侍讀帖

劉原父侍讀所書莊子秋水篇丞相魯國文定王公家藏故物也公之題識當淳熙九年於是居相位已幾一年矣故云觀于東府而并用三省印及冀國公章按公七年以樞密使始封信國八年拜右丞相復封福國九年進位左揆乃改封冀國至十三年遂䟽封於魯其封冀在九年之九月而題識實其年之六月則冀國印章蓋題識後續所用也此卷爲公五世從孫閻所藏俾緯書其故如此若劉公筆法之妙諸

王忠文公集卷七
公論辨已悉茲不復言

書李遵道臨米元暉畫後

國朝李集賢其人品視宋米南宮益無愧此卷海岳
庵圖則南宮之子元暉所作而集賢之子遵道所臨
者也南宮之有元暉集賢之有遵道又何絕相類耶
欲知其兩家父子之藝能覽此卷亦可見矣

書王大叅詩後

故大叅王清獻公以文學政事歷仕外服蔚有重望
爲一代之名臣其平日常自誦曰吾平生無它長唯
忠於君孝於親而已夫忠孝臣子之大節而公能兩

全之則其所以自致者爲何如哉此詩乃公手書以
遺其孫種者也時種生甫及晬而期之之語亦必首
及於忠孝嗚呼小子種爾祖之望于爾者厚矣詩不
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爾尚克敬承之哉

跋石鼓臨本

岐陽石鼓三代石刻之僅存於今者也宋東都時嘗
鑄金填其刻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
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搨本絕不易得好
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則其見寶於世可知國朝
旣取中原乃輦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於是近時搨

本日以廣而字畫益滂漉不可辨矣吳郡錢伯行素精篆籀之學其臨此本深得古人筆法殆所謂具體而微者乎

書俞生擬古詩後

古詩始於漢之十九首魏晉以降唐李太白有五十
九首宋王介甫有二十八首其去三百篇雖已遠而
賦興比之遺意猶有存者友人俞仲圭力學而好古
讀書之暇著擬古五十首視太白雖略少比介甫則
已多而要其旨意大抵出於十九首之餘使仲圭由
是益以其所有見之於言積而至於三百篇不爲多

也雖然三百篇非出於一人之手而亦非一人所能
爲後世視古人爲何如而顧欲以一人之所能兼乎
古人之所不能亦難矣且古今言語之足以傳世者
片辭半簡或可不朽固不可以夸多鬪靡爲也仲圭
苟復由博而反諸約雖不能五十首何不可乎

跋呂大愚帖

大愚先生呂忠公祖儉字子約東萊先生成公母弟
也忠公受學於成公而用其父倉部澤補官中銓試
授修職郎即請祠祿調監明州苗米倉遷衢州法曹
掾召除籍田令遷司農寺主簿尋出通判台州入爲

大府寺丞慶元初孽韓柄國趙丞相汝愚旣貶一時
正士悉被斥逐公因輪對上疏極論其事坐安置韶
州改送吉州明年移筠州越四年卒于筠之大愚僧
舍朝廷因薄其罪歸葬于婺後九年韓氏始以迷國
毒民殛死嘉定更化旌閔遺直乃詔贈朝奉郎直秘
閣官其一子嘉熙二年賜謚曰忠五年復特命其孫
寶之以官於是上距其卒之歲已四十二年矣公此
帖遺其友汪時法乃在台州時所遣其在台州適歲
大侵用常平使者委廣行勸分躬履郡境靡所不歷
民受實惠全活者甚衆使者言于朝因命徧行浙東

視諸郡賑事其盡心一如在台時帖中所謂旣食其
食則思任其責一任其責則民命在我慄慄乎可畏
者諒哉仁義之言矣時法名大度人稱爲西山先生
與其兄大亨時升大明時晦皆成公門人忠公之貶
也親舊無敢或相餞者獨時法慨然與俱至貶所又
之乃還所以經紀其家者尤至其可謂能盡朋友之
道者矣此帖予得於友人邵彥撫旣具記公本末因
并及時法事庶幾後生小子得以知古人風誼爲不
可及云

跋曾茶山帖

茶山先生曾文清公名幾字吉父贛人也父準贈少師娶清江孔毅父女故公之學得於外家爲多大觀初以蔭入仕銓試第一用故事賜進士出身仕至禮部侍郎卒謚文清其子逢字原伯徽猷閣待制逮字仲躬大理卿皆爲時名卿一女歸于倉部郎官呂公大器實生東萊先生成公祖謙大愚先生忠公祖儉而忠公又大理婿也公此帖不知遺何人而首尾有徽猷大理之名當是尺牘內幅所謂外孫則指成公忠公耳初紹興間倉部之伯父中書舍人文清公本中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歸南寓信之廣教寺而公亦繼來遂相與定交焉後公退老于越而中書則定居于婺寺僧因作祠祀二公曰兩文清祠南澗先生韓尚書無咎記之夫以兩公氣誼相孚於一時而姻連克紹於累世殆非偶然成公之道德忠公之節行所以師表乎天下後世者雖有得於家庭傳習之懿抑外氏之澤覆冒而漸被之者有自來哉此帖子得于族人王仲昌

跋七歌六歌後

杜工部七歌乾元庚子歲由夔州司功棄官自秦州如同谷所作當艱難險阻之時發激烈悲慨之語讀

者猶爲感憤而况於親履之乎文信公六歌實繼工部而作信公爲宋丞相國旣滅而身已俘遂秉大節以死其所履者又非工部之比六歌作於至元戊寅五月渡淮而後傷家痛國悲慨激烈之甚比之七歌尤人所不忍讀百世之下讀其辭而有不爲之感憤者尚爲有人心哉今吳君合二人之作書爲一卷以表顯之蓋庶幾有聞風而興起者矣

書徐文貞公詩後

至元大德之間東平李公謙孟公祺閻文康公復徐文貞公琰並以文學政事爲世典刑海內尊之號四

大老而徐公尤長於詩初未嘗瑯刻藻繪以爲工而中原渾厚之意隱然可以槩見公持部使者節浙西吳興沈成之受知於公居幙下爲公手書此卷字畫嚴重而端謹足以稱其詩焉此蓋國家太平極盛之際也數十年來士大夫氣習益下詞章日墮於纖靡翰墨日趨於頹媚遂無復嚮時餘韻矣詞翰細事耳於此不亦可觀世變乎

跋周益公祭文稿

益公年七十九以嘉泰甲子十月薨此文作於紹興壬午時年三十有七故魯齋王文憲公謂爲中年之

王忠文公集卷十七
所作當時贈官制詞稱公年幾八袞研精弗倦於簡編而况中年有作宜其臨文詳審如此是以爲南渡後文章一大家也公作此文在四月時猶爲秘書正字至五月即遂有監察御史之命矣所祭安撫寶文戶部許公不著其名字當別考云

跋古文孝經

孝經古無章次至唐始定次爲十八章而名其篇目近世大儒復因其章次定爲經傳雖聖賢之旨賴以著明而其古文世鮮有傳之者矣吳君孟思篆隸妙今世其用隸古書古文孝經庶幾古意之存者耶

跋黃山谷贈元師詩

黃文節公以元祐史筆守正不阿時相擅權者指摘其事將瑕衆正而殄之於是有黔戎之役魁狄之與居流落間關者久之元符三年庚辰徽宗初立登巔衆正收錄廢棄之人公乃有復朝奉郎知舒州之命十二月發戎州至瀘州明年辛巳爲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發江安而東浮湛荆鄂之間而小人承望時好攬撫其承天院記語於是復有宜陽之行荐罹艱險竟以廢終公在戎州時嘗作詩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及是至江安而元師自榮州來追餞故復用前韻

賦此詩贈之末識曰正月辛未實其月之十日也公此詩辭冲氣夷尊君愛國之意溢於言表故前輩謂公黔州以後句法尤高其書此詩體逸韻勝筆勢殊超邁可喜蓋其字法至是亦復高矣豈已造行安節和之時耶此卷爲秦中王家物故其子煇識于後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跋尾吾友章三益近購得之則跋尾已不存矣謹重錄之如右而并志其詳焉

跋東坡書淵明詩

蘇文忠公嘗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今觀所書淵明詩字徑數寸而用筆沉穩結體嚴密英姿傑氣超然於筆墨畦町之外孰謂果不如小字乎魏文靖公謂其早歲字體與中年以後極不相類意此必其晚年所書者也

跋宋太宗御書

宋制天子御札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其詞多詞臣所擬進而皆內夫人所代書所謂御寶批者則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也所謂親筆者則上所親書或加押字不用寶也今觀熙陵賜丞相張文定公齊賢母子二札前一札辭意字畫甚古質且不用御寶蓋親筆也後一札詞旣溫暢字亦秀潤復識

御寶其後蓋御寶批也習典故之學者必有考於斯
跋宋高宗賜岳飛手札

右宋高宗手札賜岳鄂丞穆王飛召其以兵援廬州
按新史本傳紹興四年飛既平襄漢趙鼎以謂鄂岳
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兵其地使江西藉其聲勢
湖廣江浙亦獲安妥飛乃以清遠軍節度使移屯于
鄂會金人兀術與劉豫合兵圍廬州手札命飛提兵
解圍比至金人以甲騎逼城飛與戰敗之六年九月
豫復遣子麟猊分兵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
欲棄盱眙時飛以盂勝定國節度使開闢襄陽兼宣

撫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當其鋒浚言
飛一動則襄漢無所制乃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分道
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兵
中原請解兵柄自廬入覲詔即趣飛援之凡十七札
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汴洛以擣之
彼必奔命可坐而敝兵比至廬境金人望風遁去此
札當是此三年中所遣以不署年月故莫得而詳然
札中有張俊劉錡合力措置之語考之舊史本紀四
年乃張俊視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忠劉光世
也六年乃劉光世駐廬州而張俊督師采石也惟十

一年劉錡屯濡須合張俊河中之軍以却敵與札中語合則其爲此年所遣不疑初盜穆爲秦檜所誣且置之死檜令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淳熙中事旣昭雪其子霖以爲請孝宗還之此札固在其數中者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方天下多故高宗之於盜穆倚藉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沒王室豈至於偏安平惟高宗無復有志於中原故奸檜之計行而盜穆死矣然則盜穆之死天實爲之吾於其君何尤焉

跋滅金露布

嗚呼靖康之變中國之禍極矣宋金之讐所謂不共戴天者也而南渡君臣乃至於忍恥以事讐何哉孽秦之罪於是上通于天而當時仁人義士所爲扼腕切齒而深悲也端平初元上距靖康且百餘年開邊之議訖無所成而金人至是亦再南遷國已不能爲蔡城之滅豈天實爲之乎然而名則爲復讐故其露布之文理順而辭烈使昔時仁人義士及見之庶足少紓其悲矣抑亦孰知唇亡齒寒古有明鑒金雖滅而宋隨之爲尤可悲也露布爲忠翊程君萬所篡君時在制置孟公幕下以任不大顯史故軼其名而時

異事殊其文今亦無能道之者其曾孫椿獨拳拳思有以表章之此其爲志不又可悲也夫

跋西臺慟哭記

文信公忠義之盛近世罕比其英聲烈節雖使亘萬世不朽可也謝翱先生公門下士也國旣亾而公亦死傷悼激烈之情每託於文辭以自見於是西臺慟哭記作焉太史公曰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豈先生之謂乎吾友張君丁雅好古道取先生所爲記訂其歲月演其肯意而使之傳其用心甚厚又豈太史公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邪嗚呼

呼是其可傳也已

書宋氏世譜後

古之論譜牒者不以世胄之貴爲足尚而以世德之美爲可徵是故庭列鼎彝笥襲組綬非不烜赫榮耀於當世而詩書之澤有行無替則固胤祚由之以綿延令聞所爲長世者也有若宋氏在吾義烏自周廣順歷宋三百餘年以迄于今凡十有二世而世以儒爲業於是景濂有作用以文章家負重名海內由布衣官太史爲時鉅工累世載德愈久而益振豈非昌黎韓子所謂世稱德門者乎維昔金華黃氏世畜令

德實生太史公庭堅今宋氏亦以積累之久而景濂
出焉名賢之生俱非偶然者歟黃氏自金華徙分寧
而庭堅生宋氏由義烏遷金華而景濂出又何其迹
之相類歟然庭堅自謂七世而上失其譜而宋氏所
道則已上及於十有二世又推而上之復十有四世
可考也此尤可見夫水木之本原所從來遠矣後之
來者尚圖有以繼承而益衍其傳哉太常胡公爲宋
氏撰世譜登載甚悉禕讀而有感焉故竊志之千篇
末

書代祀馬援頌後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 上旨就齎白金若干兩具牲
牢代祀馬援於橫州之烏蠻灘至則覩其廟貌頽壞
因斥餘金俾有司繕修之功畢始薦事益以遂事爲
之也廉還白于廷臣或謂非 上本旨格不敢聞迺
洪武四年二月十三日丁卯 上御大本堂太師韓
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廉因奏對之頃
具言修援廟事 上曰援當時殺戮羣蠻過當故蠻
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爲之修廟良是也於是廷臣乃
譴之謂廉善爲使云

跋重屏圖

右重屏圖不知畫者爲誰余按宣和畫譜周文矩王齊翰皆金陵人皆善畫人物仕南唐皆爲翰林待詔而皆嘗作重屏圖傳于世此卷筆法精妙非名手不能及此况絹素亦數百年物意其或出於二人者所作友人徐叔讓近於金陵市中購得之以示孫君子林子林於今以善畫聞謂爲趙千里畫其所鑒定當可信非余所能知也

跋顏真卿誥

按宣和書譜御府所收顏魯公正書六卷其一曰顏允南母商氏贈誥即此卷也其謂殷爲商者避宣祖

廟諱耳又按宋會要紹興五年魯公遠孫邵卓等齋魯公所自書誥身投進然則魯公自書顏氏誥傳于世者固不止此一卷書誥特據御府所有者言之也禮部黃公購得此卷什歲惟謹是誠可寶哉

跋趙魏公帖

歐陽文忠公跋王右軍法帖謂法帖者其事皆弔哀候病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洒或研或醜百態橫生故後世得之以爲奇玩而想見其人也趙魏公此帖益得右軍遺意識者尚以文忠之言求之

跋黃庭經

黃庭經刻本出於泰州者傷於骨勝出越州者病於肉多此本迺北方古刻肥瘦適均而神意俱全信爲佳本海內絕無而僅有者也

跋東方朔贊

右軍小楷書留傳今世者僅有東方朔畫贊及樂毅論曹娥碑黃庭經數種然歷代摹刻失真佳本絕少今觀此本意韻俱勝世所不可多得者矣

跋宋戴二君詩

古詩二十首前十首戴君叔能以寄宋君景濂後十

首則景濂以荅叔能者也嗟乎詩道之廢久矣十年以來學者士大夫往往詘於世故之艱難溺於俗尚之鄙陋其見諸詩大抵感傷之言委靡而氣索放肆之言荒踈而志乖爾雅之音遂無復作矣二君素以古道相尚是詩之倡齷蓋倣於蘇李譬猶律呂之相宣規矩之互用然其爲言或務簡淡而其思遠以切或尚宏衍而其情婉以周鮑謝之微旨殆各有之至其托物連類撫事興懷則又俱有陳子昂朱元晦興感之遺音焉嗟乎詩道之廢久矣吾讀二君之作於是有慨夫古詩之緒未終絕也孔子曰詩可以觀讀

乎其詩則其所可觀者可得而見矣

跋五牙元精經

五牙元精經金華宋君景濂所撰宋君博極羣書以文章名今世於吾聖賢之學既造其至而二氏之道復兼通焉其用老氏法制爲此經語韻俚黃庭辭采俚真誥而玄要眇指皆本於道德經過此以往則非予所能知矣予讀而愛之故爲繕書一通以遺茅山宗師王公云

跋趙魏公千字文

趙魏公書法之妙冠絕當代早歲務模倣古人用意

極精密至晚歲則融會變化自爲一家矣此本千字文乃其中年所書故猶用智求筆法而未盡變臨學之家尚寶用之

書鄭子美文集後

鄭子美先生所爲文予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病其辭不皆精純而其體制徃徃或戾於法度心未之好也今年秋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辨道理談名義益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於是乃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者當自其平生大

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于鄉教人接物一體於風義
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幣
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
控辭其言曰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
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
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
不受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
者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不辭疏聞朝廷不之強
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
爲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

郡中誚辱者久而忠不少變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
從容爲之盡權且告以必死狀其妻使語之曰君苟
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
憾矣乎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於
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則世之以文求先
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況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
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尤淺知先生矣唐司空
表聖韓致元所爲辭章凡近纖靡有足多者而其處
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益深許之其
所爲不朽者有在彼而不在此也予思夫人讀先生

之文者如予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爲告世有知
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
人

書胡山立先生詩稿後

詩之爲用其托物連類足以寓人不能宣之意其引
義止禮足以感人不可遏之情故自三百篇以後歷
世能言之士比比有作各自成家而又不可廢者矣
廬陵胡山立先生善爲詩其詩於五言尤工其意之
所寓皆人言所不能宣者而言之能曲盡其情狀至
其感人之情或懲或勸有不可遏者油然而生莫知

其所以然者焉嗟乎詩至於此夫豈易及也哉蓋先
生仕異時嘗致位先顯長於政事詩特其餘事耳然
即是論之已可以自成其家是其有不傳者歟

書劉宗弼詩後

詩貴乎純純則體正而意圓體正故無偏駁之弊意
圓故有超詣之妙詩之可貴者其不出於此哉章貢
劉君宗弼善爲詩而其於選詩尤工蓋出入鮑謝而
闖曹劉之域矣其體裁正故偏駁之弊絕焉其語意
圓故超詣之妙臻焉是可謂之純矣詩至於此夫豈
易能也哉君以文學起家以政事名世詩特其緒餘

耳即其詩以求其人是在世之知言者焉
辭

採芳辭題顧仲英綠波亭

有美人兮玉山之下寒好修兮樂逍遙以容與采衆
芳兮中洲洲有杜若兮有約在渚秋風兮春雨約以
爲房兮杜若爲戶芳非兮襲予羗猷立兮夫誰處我
懷美人兮欲往從之木波深兮使我延竚

玉山之下兮有美一人我之懷子兮匪秋伊春水波
兮孔深涉波以往兮子宜我親遺我兮芳蘭報子兮
綠蘋嗟斯世兮混濁非我與子兮夫誰與倫願歲晏

兮爲期毋相忘兮水濱

瞻雲辭

吾鄉友陳君克剛奉其親之命宦游于外而思親之
意未嘗忘也文昌汪公題其軒之顏曰瞻雲予爲之

辭曰

瞻彼白雲兮南山之陽維親之居兮雲之所蔽子之
親思兮曷其能忘親雖莫將兮雲則在望朝夕引領
兮中心皇皇白雲兮飛揚子在遠兮親在堂親之命
兮子奉以行嗟子雖遠兮其又何傷願益勉兮令德
尉爾親兮樂康

招遊子辭

吾宗兄存誠甫名其齋居曰遠遊昔者屈原放逐之餘眇觀宇宙欲制鍊形魂排風御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故遠遊之歌所爲而作今存誠之有取於遠遊也豈猶原之志歟予因反其意爲辭以招之庶幾其不驚於虛遠而爲吾聖賢之歸然宋玉景差大小招務爲譎怪之談荒淫夸豔之語今亦無取焉辭曰

遠遊雖樂兮樂不可極只子兮來歸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方弱水舟輒覆溺只西方流沙車不可歷

只北方大漠絕人跡只南方炎荒路險以棘只顧瞻四方處處歷所適只遠遊雖樂將焉止息只子兮來歸反吾故居只居爾之居復爾初只仁以爲宅遠且虛只以禮爲門義爲涂只大中爲室至和爲廚只八珍奇味道之腴只文章燦爛錦繡敷只盛德允華被厥軀只慈儉是寶謹蓄儲只御以矩矱乘恕輿只子居其中樂有餘只瞻前無憐後無虞只天君泰然靜以舒只聖賢與處天爲徒只洞視八荒眇一區只坐閱千古猶斯須只子毋遠遊苦驅馳只子兮來歸反故居只

印譜題辭

太牒旣散人文肇興厥初字畫用代結繩維鳥跡科
斗詘曲縱橫遐哉邈矣莫覩其名迨乎篆籀繼作體
制情狀參造化以成形或勒諸鐘鼎或刻諸印璽或
簡冊是載或琬琰是登垂諸後世昭然如日星然而
印璽之制始自秦斯繇漢暨魏率世遵代承方寸之
廣斲玉鏤金字奇而畫精龜螭其紐紫螭其綬而尊
卑等殺因之以明或用之公府或用之私家封泥署
紙信施令行嗟物有不朽歷繇禩曠齡流傳世間雖
土蝕石剝而質猶堅貞有若上方殿中長樂未央都

尉司馬徹侯列卿有若叔孫通公孫弘周昌韋賢賈
山衛青公私所用若此等類不可悉稱浦城楊君博
學多能遐搜旁摭忘寢食以留情拓其文于紙朱膏
墨凝會粹而譜之歲輯月增古欵異識羣分而類并
譬如殘圭斷璧舉手可掬又如貯金而滿籛一開卷
間古人之精神粲焉猶生襄陰王公鄱陽周公以序
其說語意渾成金華王律推演其義爲續題辭如組
筭之著銘博雅之士尚於斯有徵

望雲林辭

撫之金谿有崇山曰雲林焉三十六峰拔起天半而

岡嶺分屬蜿蜒磅礴綿亘數十百里扶輿清淑之氣
於是焉鍾吾嘗意其穹林邃谷之間必有長往高蹈
之士獨居之此其人且銷聲閔華隱約以自晦而其
中之所負倜儻瑰偉人蓋有不可及者矣然莫得而
知也至正中予識葛君玄同于錢唐君故家金谿時
方棄官廣東而還因得其人固知其中有所負倜儻
瑰瑋者矣而不能久相從也別去一紀乃始知君隱
居雲林環土爲室誅茅爲廬於以究明性命之學邈
然不與世接久矣嗚呼天下喪亂十年于茲易所謂
天地閔賢人隱之時也當是之時衆猶瞶瞶焉羣趨

競鶩蹈死地而奮不知止視夫長往高蹈而遊乎方
之外者不啻神龍之游玄間其可見而企之耶向吾
所謂銷聲閔華隱約以自晦者益今於葛君有徵矣
余也憂患之餘欲遐舉遠引而不可得瞻望雲林於
千里外殆不勝夫慨然之思思之不得見故辭而著
之以發吾意他時倘獲從君游虛極靜篤之道願相
與商確之辭曰

夫何雲林之崇崇兮鍾粹靈于下土峻峰峭以崔嵬
兮絕谷嵌其幽阻旣窸窳以尋壑亦崎嶇兮陟岵杳
冥冥兮儵以舒澹容容兮或爲雨猿吟啾啾兮慘其

傷神桂樹團團兮聊以延佇匪伊人之離世兮孰盤桓以茲處深山大澤兮龍蛇所居我懷伊人兮龍之如斂神施於淵嘿兮泯靈化於太虛夫豈厭世以自詭兮固與道以爲徒靜吾守夫玄玄兮動吾游乎物初何高風之矯矯兮曾可念之不可即欲往仍之兮路遙遙其阻隔水孕珠兮媚川山韞玉兮輝石望雲林兮藹藹知德人兮隱跡邈千里兮增思使予懷兮悽惻倘乘風兮相從俟羽翰兮白日

衍漢請雨辭

按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大旱雩而請雨自季周以來

正雩禮廢凡旱太常祝天地宗廟而縣邑之間社稷山川具有其法即古雩禮也歎其請辭太簡故從而行之辭曰

皇天維仁覆養下土誕播五穀以食蒸人惟人大命厥繫於食食有弗給人用隕絕今茲遘蓄旱魃爲害嘉澤愆期害我稼事皇天在上籲若不聞蚩蚩者眚匪神焉怙維神共工威靈於東布宣陽德肇毓靈稟維神蚩尤雄長南方赤燁烜共物用暢茂維神后稷體配土德稼穡之事寔主司之維神少昊載掌金行盛德所被萬物斂摯維神玄冥北土之長水性潤下

物賴以成天維至仁惠愛均洽及下之恩神宜導之
今茲告旱穡人嗟悼神其俯聽鑒我純精開陰閉陽
幹運玄化雨幸大澍無弗霑丐五穀成實歲登有年
酒醪孔馨牲牲載脂土龍既馭色緇在篚稽顙以請
我辭豈繁辭繇情宣維神鑒之

補漢攻社辭

大水鳴鼓而攻社周制也漢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
官止雨未繩以縈社擊鼓攻之攻之宜有辭而史軼
其錄竊補之焉辭曰

天地二氣陰陽並行陽尊陰卑陽順陰逆以卑凌尊
以逆犯順厥成沴氣鬱遏弗舒乃爲洚水用作民害
包原冒隰漂泊廬舍六畜流亡五穀闕絕貴賤失職
靡所底止民生之害孰甚於茲維社有神民所依怙
致茲蓄害責則有歸朱繩以縈伐鼓鐘鎗匪神是責
維義是攻維神之職寔司太陰尚守是節勿犯勿凌
劃劃疇疇退避陽精俾二氣以和稜沴弗行雨暘時
若年穀順成民藉庇休以安厥生我言是欽則維神
有靈

述漢板辭

漢西京嘗以八月板於霸上及東都又以三月上巳

官民皆潔於東流水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是祓楔之事漢所尚也然考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禬浴釋者謂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禬浴以香薰草藥沐浴之則固不特漢制爲然已夫祓亦祀屬當有祝辭雖傳記無傳不可以無述乃爲述之辭曰

青陽顛序和氣畢達羣情宅茂萬物昭蘇有生之倫莫不興悅振作鼓舞迺續楨祺昔在成周禮有除祓禬浴滌蕩福社用承維茲季春仍履令節敬襲往制祓事式修洗濯宿垢祛除積疢伴躬大絜丕冒至和

咸被靈休均沐玄化自今伊始迄于艾耆樂且無殃永保貞吉

葺漢儺辭

周禮時儺四時皆作以索室毆疫惟季冬大儺釋者曰大儺所以扶陽抑陰又曰逐衰而迎新也漢儀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儺子皆赤幘皂製執大叢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

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
曰侂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侂子和因作方相
與十二獸儻懽呼周徧前後省二過持火炬送疫出
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
傳火棄雒水中其倡和之辭意者或有闕略爰據舊
文而加葺焉

惟皇建極以正萬邦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如日麗天
赫赫大明孰爲冷暄敢干其光千門萬戶惟皇之宮
百神呵衛萬靈翊襄隕祉山積儲慶雲蒸正氣充斥
蓬勃浩穰豈容伏陰潛損太陽汝等惡鬼爲類寔衆

搖舌煽毒鼓手肆殃播爲疾疫裁及善良蓄奸竊侮
孕妖苟容幽房隙室匿影隱縱皆陰之屬不圖退藏
曾是蛇虺仰窺神龍維歲之臘陰慝告窮新陽肇生
萬物咸昌凡汝陰類悉就消忘汝不急去曷容汝躬
吾使腓胄食虎甲作食歠雄伯食魅伯奇食夢攬諸
食咎委隨食觀錯斷食巨騰餽食不祥共食蠱毒窮
竒騰根共食磔死祖明強梁十有二神追捕惡凶以
遏汝軀以拉汝吭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
者爲糧桃弧旣張葦戟甚剛天威只尺汝膽有弗喪
汝其亟去勿得留行

纂漢禡牙辭

周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禡肆師爲帝位禡於所征之地詩曰旣禡旣禱旣禱釋者謂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者乃黃帝及蚩尤也漢祀八神其三曰兵主祠蚩尤高祖爲沛公徇沛祠黃帝祭蚩尤於庭而釁鼓卽所謂禡也武帝時伐南粵爲泰一鋒旗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伐國後世禡牙之制其昉於此故爲纂其辭辭曰天生五材厥重於兵先王制兵匪爲民毒以康不若以匡不義式遏亂略以綏靖民蠢茲蠻方搆禍鼓釁

自作弗靖用速罪戾于國之紀則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六師旣旣交方啓行肅將天威指茲伐國惟神聰明正直是佑善助順敬承天道尚資神力佐我戎事殄滅兇惡倬就蕩平天兵所加勝氣先見庶底于理毋作神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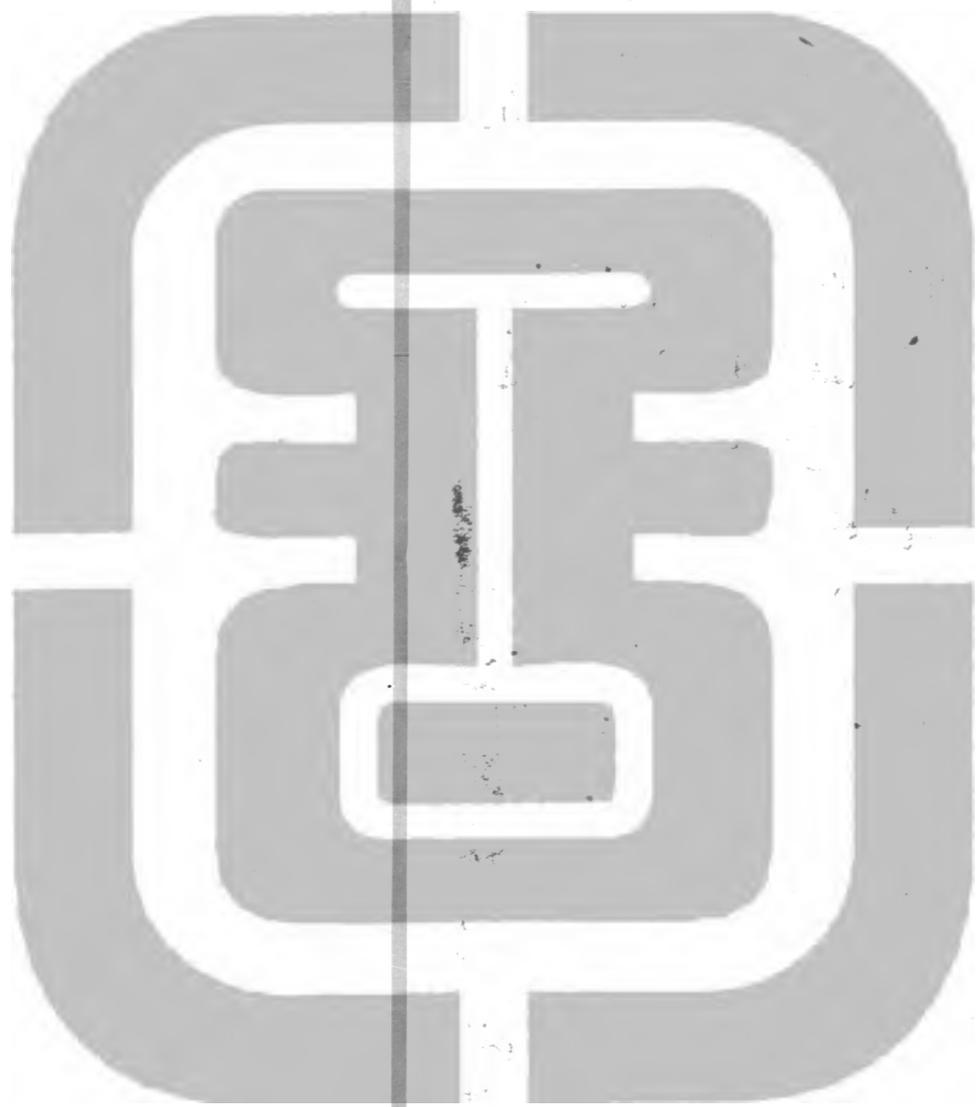
李樾字辭

南昌李克正甫之令子名曰樾旣冠朋友爲制字曰孟敷克正甫謂其友王禕曰吾子幸冠宜受教於先生長者而僕忝交於執事盍有以教之余惟古者字必有辭所以演譯名義而示夫規戒之意考之

字書樾者木之陰也陰而敷焉則其庇也廣矣君子之爲德也亦然學既殖矣措諸事業不猶其陰之敷歟用即此義辭而告之嗟乎小子樾其尚因余言而重自勉哉辭曰

君子爲學未乎心身提身以禮宅心以仁内外交修厥德乃尊擴而充之厥蘊用施事業之廣見於云爲利澤及人繇德之推如彼木矣植根旣深培之灌之挺乎森森迺爲林樾有鬱其陰陰之廣矣厥敷以周其覆十晦其庇千牛行者過矣以息以休維爾小子方茂爾年尚勗爾學以希聖賢以用於世斯德之全

爾名維樾爾字維敷顧字思義爰展爰舒毋過爾躬毋局爾軀期底于成復昌厥家我爾執友發言匪吝爾服我言維爾之嘉



111111
111111

